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第六版)

THE CRAFT OF POLITICAL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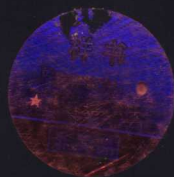
W. PHILLIPS SHIVELY

[美] W. 菲利普斯·夏夫利 著

新知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第六版)

THE CRAFT OF POLITICAL RESEARCH

W. PHILLIPS SHIVELY

[美] W. 菲利普斯·夏夫利 著

新知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第6版/(美)夏夫利(Shively, W. P.)

著;新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Craft of Political Research

ISBN 7-208-06194-7

I. 政... II. ①夏... ②新... III. 政治学-研究方
法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8209号

责任编辑 刘林心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第六版)

[美] W. 菲利普斯·夏夫利 著

新知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190,000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6194-7/D · 1065

定价 22.00 元

中文版前言

拙著《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中译本的出版面世,让我感到万分欣喜。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科学分析的基本逻辑,体验研究与发现的乐趣。三十多年来,每当我得知学生们能从这本书中得到启发,总会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

现在,我又一次体会了这样的喜悦,因为,我有机会为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尽上一份绵薄之力了。与年轻中国学者的交流,使我相信政治科学定量研究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前景。如果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学者能跻身于世界一流政治学家之列,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真希望这本《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能为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作一点贡献,如果真能如愿,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在此,我要感谢堀内勇作博士,是他促成了这个翻译项目。同时,我还要感谢由李丹、王媛媛、顾晶、阮横俯、郭继光、韩荣斌所组成的翻译团队,是他们的努力与心血使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成为可能。

W. 菲利普斯·夏夫利

英文版前言

这本小册子写于1970年,那时我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在给本科生讲授“研究入门”课的时候,我发现那种既强调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又重视研究过程中集体合作精神的入门引导,会让学生们受益匪浅。遗憾的是,当时我没能找到一本以这种方式撰写并适合本科生阅读的浅易教材,所以就写了这本书。

从此以后,这本书就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生涯,给予我无穷的快乐。在我看来,它恰巧填补了一个学术的缝隙,所以当我的学生说他们从中获益无穷时,我心中总会感到一阵欣喜。尤为令我高兴的是这本书还在继续让他们受益。

为了反映技术上新的进展,我在前几个版本中对相应的内容都做了大量的增删,当然,如何开展研究以及如何陈述论点这些原则性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在本版中,我还新增了一章,专门讨论观测对象的选择问题,包括抽样、残缺数据以及依据因变量选择观测对象等所产生的问题。此外,本版新增了许多例子,包括2002年美国大选的数据,普泽沃斯基、爱尔弗莱兹、谢巴布和隆奇的《民主与发展》(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的例子以及一个有关防御联盟中集体行动和责任分配问题的例子等等。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假设检验的逻辑,我对那一章作了重新梳理。最后,我还对全书做了许多细微的修正。

必须承认,在选择实例的问题上,我的观点已有所改变(也许是重拾旧爱吧)。对本书各版比较熟悉的读者可能会记得在之前的几个版本中,

我出于评论者的压力更换了书中关于优美研究的实例,把菲利普·康弗斯的《论时间与党派稳定性》(Philip Converse,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换成了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帕特南的书及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当然是非常精彩的,但我一直为牺牲了康弗斯的文章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它仍然是政治科学研究中最优美的篇章。所以在本版中我又回到了《论时间与党派稳定性》,而且像先前的版本一样给出了对马尔可夫链的解释说明。

看到这里,你肯定能够体会到我对这本书有多么喜爱吧,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喜欢它!

致 谢

衷心感谢本版的评论者：密西西比大学的哈维·D. 帕尔默(Harvey D. Palmer)、纽约大学的纳撒尼尔·贝克(Nathaniel Beck)、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克里斯蒂安·斯科瑞德·格莱迪赫(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以及博里汉姆扬大学的雷·克里斯坦森(Ray Christensen)。

W. 菲利普斯·夏夫利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英文版前言 /2

致谢 /4

第一章 研究是什么? /1

社会研究 /2

政治研究的道德规范 /12

第二章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研究课题 /16

因果关系和政治科学理论 /17

什么样的理论才算是一个好理论? /18

研究课题的选择 /26

研究设计 /27

开发研究课题的马基雅维利式指南 /32

进一步的讨论 /36

第三章 多维度思考的重要性 /38

英语作为一种研究语言 /39

正确使用多维度词汇 /44

进一步的讨论 /47

第四章 测量的问题:准确度 /49

信度 /53

效度 /57

随机误差和非随机误差的影响 /62

准确度的重要性 /64

进一步的讨论 /66

第五章 测量的问题:精确度 /68

测量的精确度 /69

测量层次的精确度 /73

进一步的讨论 /84

第六章 因果思维和研究设计 /87

因果关系:一种解释 /88

排除其他因果解释 /90

研究设计基础 /92

政治科学研究设计 /99

多重设计和测量的运用 /105

结论 /108

保持变量恒定 /108

进一步的讨论 /110

第七章 研究样本的选择 /113

从观测对象的总体中抽样 /115

残缺的数据 /120

根据因变量选择研究样本:别这么做! /123

个案研究中的案例选择(续论) /126

结论 /126

进一步的讨论 /127

第八章 统计方法导论:定距数据间关系的

测量 /128

统计学 /129

测量层次的重要性 /130

定距数据的分析 /131

进一步的讨论 /148

第九章 统计方法导论:关系测量续谈 /150

定序数据的关系测量 /150

定类数据的关系测量 /153

Logit 分析和 Probit 分析 /158

多元变量分析 /160

结论 /165

第十章 统计方法导论：推断，给你的研究下

个注 /168

显著性测量的内在逻辑 /169

统计推断举例 /170

假设检验 /171

显著性检验总是必需的吗？ /182

民意测验与显著性检验 /183

统计检验的作用与不足 /184

结论 /185

进一步的讨论 /185

第十一章 理论从何处来 /188

主要参考文献 /192

译后记 /199

第一章

研究是什么？

学术研究是相当让人兴奋和有趣的事情。虽然一些整天受日常和学期作业折磨的学生也许不这样认为，但是对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从事研究的人以及参与长期研究项目的教授和学者来说，研究也许充满魅力，并且是产生巨大满足感的源泉。

弗朗西斯(Francis)很快便整天沉浸于对 DNA 的研究之中。在发现 A-T 和 G-C 碱基配对形状类似之后的第一个下午，他回到他的论文测量，但是他的努力毫无成效。他经常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焦虑地看着纸板模型，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些其他的组合，经过短暂的不安，他看起来满意了不少。最后他告诉我我们的工作是如何的重要。我欣赏弗朗西斯的文字，即使它们缺少被剑桥公认为是正确行为的保守陈述的那种随意感。(Watson, 1968, p. 198)¹

詹姆斯·D. 沃森(James D. Watson)就是这样描述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是如何寻找 DNA 分子结构的过程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这本描述他们工作的书，展现了研究工作中激动人心的画面。它比绝大多数侦探小说还扣人心弦。

尽管研究工作在这方面看来是激动人心的，但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写作课程论文经常是缓慢而费力的。首先，课程论文与各种各样的奖励和惩罚——将来的收入，他人的认可，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有与这些脆弱点相关的焦虑与不安都间接地反映在论文上。不过，这也许仅仅是困扰学生研究的次要原因。毕竟，以上每一种焦虑对专业学者也同

样存在。学生缺少热情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通常都认为写作论文不过是体验学术研究各个环节的一次试跑。通常来说,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严肃地思考研究主题,尤其是在与其他的论文争着吸引老师关注的时候。即使有足够的时间,通常双方都有这样的想法:这仅仅是学生论文而已——它的好坏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学生可以从错误里面学到东西。学生必须有机会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过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使得他们不能够享受到研究带来的快乐和激动,同时他们也不能体验到一种创新的感觉。

也许没有什么办法处理这种困境。在这本书里,我不能给你们进行创新研究时所感受到的戏剧性和兴奋感。我仅仅能以我自己的经历作为证明,因为对我而言研究真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工作。不过,如果你自己想做好研究,以及评价他人的工作,我能给你介绍一些应该意识到的问题。我也希望使你们能意识到它可能是一项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且意识到创新能力、原创性以及进取精神对一项好的研究来说是多么重要。

社 会 研 究

社会研究是社会科学家发展和提炼理论的一种尝试,这些理论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没有被理论精确解释的现实对我们来说太混乱,太难以理解了。例如,一些人参与投票,而另一些人却不参与;在一些选举中,选情会有巨大的变化,而另一些则没有变化;一些法案被国会通过,而另一些则没有被通过;经济发展项目在一些国家成功了,而在另一些国家失败了;有些时候战争得以发生,而有些时候却没有发生。要想理解为什么这些事件会发生或者希望控制某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简化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

社会科学家通过发展理论来进行这种简化工作。一个理论就是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一系列类似的事情——如在民主国家里政党体系的发展规律——从它们中间找到共同的模式,以便使我们能够把这些事件当成

是某一个事件的不断重复。这样,我们就无需再去考虑这许多不同的事件,而只需要考虑某一类型的几种变化形式而已。

例如,在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研究政党的书中,他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是两党制而另外一些国家是多党制(1963, pp. 206—280)。他一开始面对的现实情况是杂乱无章的;要考察的国家有数十个,并且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政党数目与类型都各不相同。迪韦尔热设计了如下的理论:(1)如果社会冲突交迭,而且(2)如果选举体系不惩罚小的政党,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发展成多党制,否则,将会发展成两党制。

他的观点在于: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以上的冲突同时发生的话,而且卷入这些冲突的人们是交迭的,那么将会有两个以上不同的政治观点。例如,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冲突可能与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冲突同时发生。于是,如果这些人们的身份交迭的话,那么一些天主教徒是工人,而一些是中产阶级,同时一些非天主教徒是工人,一些是中产阶级,那么将会有四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在这个国家里面:天主教工人立场,非天主教工人立场,天主教中产阶级立场和非天主教中产阶级立场。合适的政党数目将上升,每一个政党对应不同的政治立场。

不过,迪韦尔热认为,如果选举体系按照不利于小政党的方式建立,那么这种趋向就会被抑制——例如要求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而不是相对多数的选票。这种要求就会使得一些特定的集团妥协他们的立场,从而融合到更有机会获得胜利的更大的政党里面。这种巩固过程逻辑上将会汇集成两党制。总结该理论得到:在两种条件下,一个国家将发展成两党制。(1)如果在这个国家仅仅有两种政治立场,或者(2)如果存在着两种以上的不同政治立场,但是选举法迫使不同立场的人们为了获得选举优势去合并成两个大的政党。

形成这种理论后,迪韦尔热不必再去关注许多特异的政党体制。他仅仅需要去思考单一的发展过程,而所有的政党体制都是这一过程中的例子。

当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简化现实的时候,一些东西总是被丢失了。例如,由于限制自己仅仅关注在体系中竞争的政党数目,他不得不去忽略许

多潜在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是否有一个政党是革命性的,或者有多少政党有机会获得大半的选票。

同样要注意的是,迪韦尔热不仅仅在主题的选择上对自己加以限制,而且在他的理论中他有意识地降低了例外例子的重要性,尽管这些例外可能提供了有趣的额外信息。例如,假定根据他的理论预测应该发展出两党制的国家却发展成了多党制。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也许迪韦尔热应该为他理论中的这个例外寻找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应该融合到最初的理论里面形成更宽泛的理论。相反,当面对这样的例外的时候,他选择了将它们作为偶然事件加以接受。为了使理论简明扼要,他需要这么做,否则,理论也许会变得像需要简化的现实那么复杂。

正如你能看到的那样,建立理论是需要代价的。因为对我们来说,理论简化了现实,这通常也要求我们一方面缩小我们观察现实的范围,另一方面甚至要求我们对这部分已经缩小了范围的现实进行过度的简化。作为理论家,我们总是不得不在理论的简洁度和我们所能容忍的例外的数目之间寻求平衡。实际上,我们确实没有任何选择。没有理论,我们将面对着不可辨别的现实混乱。

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所做的与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所做的,如感知、解释我们的环境没有什么两样。社会科学家只是以一种更系统更明确的方式来解释现实。没有理论,进行社会研究的学者将变得困惑。他们仅仅去观察事件而不能发表任何评论。想像一个物理学家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如何操作。就好像一个捡水果的人一样,当看到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她所能做的仅仅是躲避,而且他/她甚至不知道往哪里躲。

因此,社会理论是社会科学家发展的,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理论的总和。政治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包括了用来解释政治行为的所有理论。

政治研究的类型

特定的政治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方式取决于他们对课题预想的用途和收集证据的方式。研究可以按这两种标准来进行划分。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的研究：

1. 研究或者可能是直接回答一个特定问题，或者主要出于该项研究本身的原因——它可以增加我们对政治学的一般理解。根据研究设计的用途不同，可以划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2. 研究也许主要是用来发现新的事实，或者用来提供观察旧事实的新方式。因此，政治研究可以根据它能够提供新的事实信息的程度来划分（经验研究和非经验研究）。

浏览表 1.1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两个维度在不同组合下的四种类型的政治研究。

表 1.1 政治学研究类型

应 用 型		消 遣 型
非经验型	规范哲学	规范理论
经 验 型	政策导向的研究	理论导向型研究

规范哲学包括关于政治中的应该有什么的问题。这也许是政治研究的最古老形式，它包括了许多从事者，如柏拉图（Plato）、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爱·兰德（Ayn Rand）、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乔治·威尔（George Will）等等。这类研究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发展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使用政治理论去告诉我们有关社会和政治的知识以作为政治决策的基础。它也是非经验性的研究，因为它不包括调查事实。典型的非经验研究是把某些政治事实作为既定的，并且将之与道德化的观点结合起来以指导政治行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代议制政府》中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书中他强烈要求采纳民主代议制政府，因为（1）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一个公民的所有潜力都得到发挥（道德化的论述），（2）通过给予人民责任，民主政府能够做到这些（事实假定）。

与规范研究一样，政策导向的研究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过，它的立场是经验性的；它关注那些可用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事实。例如，对各种重新分配方法的效果的测量，努力制定外交战略以影响裁军程序以及设计控制骚乱的方法。

这两种应用型的研究在政治科学界中有一种被疏离的倾向。目前政

策导向的研究一片欣欣向荣,并且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开设了许多与之有关的课程。但是对它的研究却被归入到另外的研究机构或者“公共政策学院”里面。而规范哲学也被广泛地教授,而且有很多研究在它的名目下进行,但是通常只是针对其历史与发展而已,并不是规范哲学观点的积极形成过程。对于这两种形式的应用研究,我们必须到学术圈之外去寻求源流,例如兰德公司和《纽约书评》。

在政治学研究中,处在与应用研究相对的那一端的就是消遣研究,它通常被称为“纯粹”或“基础”研究。但是这通常产生令人不快的暗示:应用研究不是不够纯粹就是价值有限。因此,选择“消遣”一词来描述这一类的研究确实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轻率。因为这种研究有它自己的目的,即改进政治理论。从事这种研究的政治科学家有两种乐趣:锻炼自己的心智和增加对事物的理解。用高级的话说,这就是“消遣”。

规范理论的兴起主要是二战后的现象,它是最新引进到政治研究中的一种类型。和规范哲学家一样,规范理论家假定某些政治事实。但是与规范哲学家相反,他们假定这些事实为经验条件,而不是道德化观点的基础。而且,他们通过精确的逻辑和数学运作来获得假定条件的进一步含义。他们的关注是把假定事实或者假设设为既定,通过它们来推导理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些一致同意的假设之上发展和建立合理的普遍理论。

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是规范理论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实际上许多人把这部著作视作规范理论研究成为政治科学中一个独立领域的开始。他在下列一套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理论,例如:(1)投票人和政党的行为是理性的,(2)在同一时间内只会在一种问题上发生政治冲突,(3)政治事件不可能被完全预测。那么根据他的理论得到下面的预测结果:(1)在两党制下,政党在各项问题上的意见趋向一致,而在多党制中,则倾向于不一致。(2)选民不关心选情是理性的,(3)民主政府倾向于重新分配收入。(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断章取义可能会对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造成较为严重的曲解)。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类型的工作仅仅是纯粹的演绎。所有的这些结论都来自于一系列明确的假